**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岸上传来，循着声音看去，就见码头上晃晃悠悠走过来一位四十七八岁的男子。男子高个子，蓄着稀疏的长胡须，头顶早已谢了，剩下的头发盘成细长的辫子吊在背后，活像一条细长的百节蛇，盘在头顶一圈后，将尾巴悬在了背后。来人握着一根细长的钓竿，不紧不慢的走近文廷士说：“三哥啊，安源挖出的煤炭成本高，运到武汉的费用特别贵，不在煤里做点手脚，我们广泰福号可没什么赚头了。为了你、刘泽鳌和我的商号，我才想出这个不得已的法子。”**

**来人叫秦汉坚，广泰福商号第三号掌柜的，专管煤炭销售。文廷士望着秦汉坚，很是动气地说：**

**“汉坚，怎么能这样做呢。”**

**见身边下人太多，怕给秦汉坚难堪，文廷士忍下了要说的话，向秦汉坚招了招手，走上岸来。他带着秦汉坚，走到柳树林中，苦口婆心的说：**

**“常言道‘害人终害己’。经商做买卖，诚信第一。混到今天，混不得明天。没有诚信，也就没有生意。商号赚不了太多的钱，你我无非少一点收入，商号不会倒闭。可汉阳铁厂用了劣质的焦煤，不但炼不出好铁来，到时候就连炼铁的炉子都可能报废。铁厂不用萍乡煤，我们的商号能办的下去吗？。汉阳铁厂总办盛勋怀的大公子盛春宜昨天又给我来信了，他在信中耻笑我说’文学士，别不好意思开口嘛！要是广泰福穷到没米下锅，请在来信中说一声。小侄我哪怕砸了汉阳铁厂炼铁炉子去卖钱，也要给你文学士送来填饱肚子的东西。何必让你的属下往煤里放那种只有鸡鸣狗盗之徒才会放的东西呢？‘ 汉坚老弟，人世间的钱是赚不完的，广泰福号要图个长远呐！”**

**秦汉坚很不以为然的笑了笑说：**

**“呵，三哥，我们可能马上就没有长远了。”**

**“ 怎么讲？”**

**“ 听说铁路大臣盛勋怀带着洋矿师赖仑和一大帮人，已经从武汉浩浩荡荡出发了，没几天就会到达萍乡，他们可是来萍乡开大煤矿的。我们这个靠给汉阳铁厂挖煤，炼焦，运煤的商号，咳 怎么说呢，大概要寿终正寝了吧？”**

**“你听谁说的？”**

**“昨天从武汉来的朋友告诉我说的，说盛勋怀在皇上面前拍了胸脯，说不在萍乡把大清第一洋矿建好，就把自己埋在煤井里，永远不回京城。”**

**文廷士想起来了，上个月是听前汉阳铁厂郑观英总办说过，盛勋怀要来萍乡开矿，但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秦汉坚抓住一根长满新叶的柳枝，用劲一扯，柳枝便到了手里。之后再从枝条下端往枝条稍上一撸，嫩皮连着嫩叶卷成了一团，沉甸甸的悬在柳梢上。他抓着露出白色枝条的下端，将柳条球一上一下的颠动着说：**

**“湖南也有煤，朝廷为什么单选萍乡开矿，我估摸着盛勋怀就是借着手里握有的大权，公报私仇，专冲你来的。他还在记恨你，记恨你过去在皇上身边对他的几次弹劾。”**

**“ 三哥，既然朝廷大员对你这么不仁，我们这些草民百姓何必死守着一个义字呢。”**

**文廷士摇了摇头说：**

**“我已经被李鸿章们整成了布衣，对他们的仕途已经没有半点威胁了。他们不会因为要置我于死地，而花大价钱来萍乡开矿的。我对盛勋怀比较了解，这个人不是鸡肠小肚之人。他善洋务，懂实业，是个干大事的角色。朝廷中称他为商界巨头，理财好手。他要炼钢铁，修铁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来萍乡，根本就不是冲我来的。”**

**秦汉坚抬起手，制止住文廷士往下说。**

**“哎，三哥，你总是这么仁义，盛勋怀是冲着萍乡煤炭来的，可他就不会借着开矿的机会找条理由，把你彻底给办了。听武汉来的朋友说，盛勋怀这次在皇上面前，跑到了专奏特权，他可以向皇上建议对人的生杀予夺。他只要随便编一条理由，说你阻碍朝廷在萍乡开矿，你还不是在他手里像泥团似的被捏着。这年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你前些年在皇上身边做了那么多经邦济世的大事，呈上的折子，哪一件不是强国富民之策；说出的话，哪一句不是为大清复兴的金玉良言。可慈禧老佛爷和皇上一不高兴，只差点没要了你的命啊！”**

**文廷士望着秦汉坚，任他往下说。**

**“三哥，我是个外地人，尽管我在广泰福号有点股份，但即使没这份股份，我在汉阳开的那些商号，也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你打抱不平。就是为这个世道打抱不平。既然皇上的老娘和皇上黑白不分，忠奸不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牙还牙呀？”**

**文廷士还是没有说话。**

**“三哥，凭着你在萍乡的威望，凭着你在赣西湘东的声誉，我建议你马上行动，跟萍乡各大商号老板联手，商讨对策，让盛勋怀别想再萍乡站稳脚跟。”**

**文廷士摇了摇头，叹口气说：**

**“唉，汉坚老弟啊，不管盛勋怀来萍乡对我怎样，我们都不能以干石充煤去赚那黑心钱。我几次接到汉阳铁厂总办的责备函，说我们广泰福号装底盖面以干石充当煤炭，要我好好的过问一下。我跟踪过好多回运煤的船队，就因为你们对我有防备我没有抓到，今天我起了个大早，蹲在河边才抓了个正着。我希望你这个管供销的三老板，不要为了多赚那几个不属于我们的钱，而断送了整个广泰福号。”**

**“三哥！”**

**“汉坚老弟，背着兄弟们，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秦汉坚见文廷士说的十分认真，知道这场谈话不会是一般的谈话，便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三哥，你说，小弟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实话不能说的。”**

**“这几年，你背着我跟刘泽鳌往煤里掺了不少干石，往往十船煤炭，到汉阳，就会变成十二三船。那多出的两三船煤炭所卖的银子，据我所知，并没有进到广泰福号的账上。你把那些让广泰福号名声受损的钱，都弄到哪去了？”秦汉坚一愣，脸色变白了说：“三哥，你听哪个王八蛋说的？十船煤变成十二三船，这，这不是胡说八道么？”**

**“刚才你不是说安阳煤运到武汉不掺干石就要亏本么？”**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你已经早在这么做了，刚才我已经亲眼见过了。这两年多来，汉阳铁厂用我们的煤没炼出几炉好铁，都打算到别处找煤了。好在张赞晨和德国矿师办事心细，亲自来萍乡运了几船煤回汉阳。通过试炼发现，安源煤炭不是不好，而是有人往煤里掺了假，坏了安源煤的质量。他们这才放弃了不用萍乡煤的打算，坚定了继续使用萍乡煤的决心。汉坚老弟，汉阳铁厂用不用萍乡的煤，这是关系到萍乡矿业能不能得到大发展的大事。而矿业能不能得到发展，又是萍乡人能不能尽快富起来的关键所在。你、我不能因为一己私利，坏了广泰福号，乃至整个萍乡的好前景啊！”**

**秦汉坚急了：“三哥，我可以对天发誓！”**

**文廷士赶快摇头制止，说：“你别作践自己了，过去的事，咱们就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三哥希望你要确实为广泰福号负责。不但去取信于我跟刘泽鳌，更要取信于汉阳铁厂和所有的买家。只有以诚信为本，我们才不怕盛勋怀进萍乡，广泰福号才不怕煤炭没有销路。”**

**就在这个时候，萍乡县令顾家湘和广泰福号账房师傅朴未来和县衙官员的陪同，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快马驶至文廷士跟前，顾家湘跃下马来，将另一匹马的缰绳塞到文廷士手里，火烧眉毛一般急迫的说：**

**“老习，请你赶紧上马。”**

**文廷士大惑不解的问：“什么事，搞得像火上了房似的？”**

**顾家湘说：“盛勋怀盛大人带着德国矿师和开矿要员就要进萍乡了。不知道是谁提前得到了消息，走漏了风声。昨天晚上，一千多安源窑工加上一千多萍乡土民去了河窑。他们带着土冲、炸药、大刀和梭镖，要把盛大人一行人堵在萍乡境外。他们放出话来说‘如果盛大人一行要强行入境，他们就跟盛大人和洋人决一死战’”。**

**“安源窑工来自哪个商号？是什么人组织他们去河窑的？”**

**“以你们广泰福号的人为主，祥福顺号的人也参加了。你商号的二老板刘泽鳌和祥福顺号的大老板陈山虎是这次行动的领头人。”**

**听到有广泰福号的人领头，文廷士的脑袋顿时就大了。拦截盛勋怀入境，非同小可，拿着武器拦阻钦差大臣入境，等于犯上作乱，抗旨不尊呐！。**

**文廷士问：“盛兴孙什么时候进入萍乡？”**

**“昨天李霖知县派人通知我说，盛大人今天上午一定进入萍乡。”“你准备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已经紧急约见了郭基石千总，叫他马上派出三百骑兵，先行赶到河窑，大队随后赶到。郭基石这个时候正在调兵遣将呢。”**

**“逍遥旷野，飘渺仙山，我现在是一介布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你快去迎盛兴孙吧！”**

**“文大人，朝廷来萍乡开矿，先不说对大清国有多大好处，光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对百姓生活的改善，在下认为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我不希望大好事由兵戎相见开头，给萍乡带来一场大的灾难。文大人在朝时，一心强国，回乡后着力富民，你虽然离开了幻海，在乡人眼里，依然享有我这个县令无法企及的威望呐。”**

**“你这次来是要我去救火，劝窑工跟乡人给盛兴孙让路？”**

**“是的，文大人。窑工跟土民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更没见过洋人，他们受居心叵测之人的欺骗和煽动，以为开矿会坏风水，断龙脉，混地气，洋人入境会吃人，所以要去拦截所谓的灾难。这完全是可以理解。你文大人最了解洋人，最有发言权。现在只有你出面，才能平息这场大的灾难。”**

**“你这是嫌我艰难的不够，又要逼我在炉上烤呀！”**

**文廷士进退两难了。是的，劝乡人给盛勋怀和洋人让路，他会得罪乡人跟家人。不去劝说，他会得罪朝廷和盛勋怀。他已经得罪过一次朝廷了，如果这回坐山观虎斗，再得罪一次朝廷，他无法想象自己将来要面对的后果。**

**“文大人，事关国家和民众的福祉，在下希望你先把个人的厉害放到一边，全力以赴，解决燃眉之急才是啊！”**

**文廷士没有吱声，背着手，在原地来回不停的走动。看的出来，他的神色已经紧张至极。见文廷士还在犹豫，看着越升越高的太阳，将一田拢白雾快速的驱散，顾家湘再也等不得了。他“咚”的一下就跪在文廷士面前，急的几乎是用哭喊声乞求说：**

**“文大人，‘白璧成五点，青山到自终。恒流方未以，居敢及为功’。可是你的处世操守啊！在下作为萍乡的父母官实在无法可想，就请你帮我一回吧。”**

**文廷士没有退路了，不得不趋上前来，将顾家相扶起。他吩咐秦汉坚把船上的干石全部卸下，将好煤送往汉阳。之后，跃上马，将马鞭一挥，率着一群人向赣湘交界处的河窑方向奔驰而去。**

**从船上下来的冯大彪见文廷士一行人离去，而秦汉坚却待在原地像木头人似的移动不动，问：“秦老板，船上的干石怎么办呀？”秦汉坚这才把视线从文廷士奔去的方向收回来，想了想后，狠狠的说：“怎么办，文老三有一脑子好文章，一肚子好墨水，还有向他下跪的县太爷相求，他一家机杼成顶，浮华富贵没有半点问题，我们靠什么活命，得靠萍乡的这块地盘，得靠地下的黑煤炭。干石就像精肉中的骨头，与生俱来。卖肉还搭骨头呢，哪有吃肉不吐骨头的道理。听我三老板的，还是老办法，精肉搭着骨头一起卖”。“可文大人?”“什么文大人，文廷士如果是大人，就不会回到萍乡当煤黑子了。开船 !”**